萬族萬民

亞洲觀點・對話・踐行
East Asia's Millions 國際中文版

在地如在天系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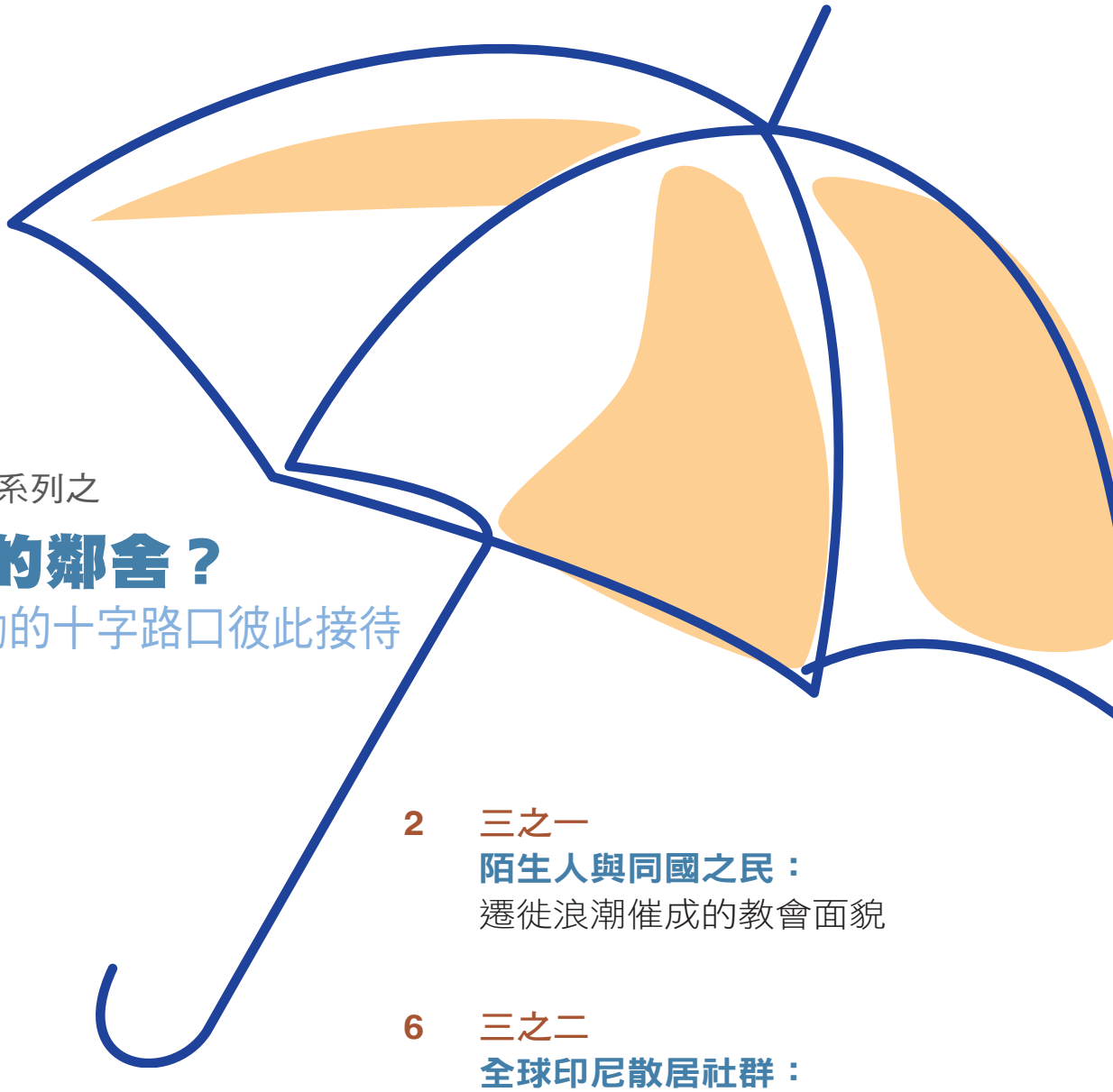


誰是你的鄰舍？

在人口流動的十字路口彼此接待

2 封面故事｜陌生人與同國之民
11 半克朗年度特輯｜戴德生、瑪莉亞、馬天賜和你
14 封面故事｜門前宣教的下一章

OMF 2026卷二
總118期



封面故事

在地如在天系列之

誰是你的鄰舍？

在人口流動的十字路口彼此接待

2 三之一
陌生人與同國之民：
遷徙浪潮催成的教會面貌

6 三之二
全球印尼散居社群：
大隱於眼前的宣教工場

14 三之三
門前宣教的下一章：
成為彼此塑造的教會

海外基督使團（前中國內地會）
東亞心　傳佳音

台灣
23561新北市中和區
復興路262號三樓
886-2-2240-1865
http://www.omf.org.tw

馬來西亞
3A, Jalan Nipah, Off Jalan Ampang,
55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603-4257-4263
http://omf.org.my

新加坡
2 Cluny Road, Singapore 259570
65-6510-3130
http://www.omf.org/singapo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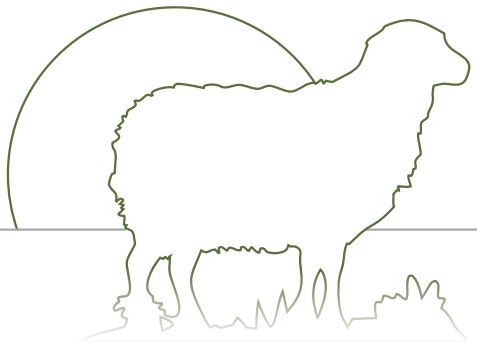
跨文化廚房

5 基貝與亞丁奶茶中的濃濃港味
——英國街頭的味蕾爆擊



半克朗年度特輯

11 戴德生、瑪莉亞、馬天賜和你
——穿梭古今的劇本創作



經文亮光

20 尋找圈外流散羊，
合成一群歸牧人

卷首語

饒以德

移民的故事並不新鮮，聖經就記錄了猶太散居者（diaspora）的際遇、心境和呼求。同樣的故事今日持續上演，或漂、或潤，離鄉的人、送別的人，也有人一抬頭望見了新客人。

本期也是如此多樣。幼年即從香港移居英國的黃曉彤將帶您直擊港人遷英現場，看看移民如何改變教會的面貌。定居澳洲的第三代印尼華僑梁昌建則邀您看見海外印尼人的多樣性，思考海歸事工如何在變動的季節中注入福音，進而讓福音跟著洄游返鄉。加拿大的忻晉宇縱觀聖經和歷史，為教會提出忠告，好在這散聚時代與散居者同行。

如果您感覺旅途奔波，目不暇給，不妨暫入跨文化廚房，在曼徹斯特街頭吃份基貝，喝杯亞丁奶茶；或是照照經文亮光，聆聽那位好牧人的心底話，感受他如何孜孜尋找圈外的羊，企盼聚集並牧養他們。最後，別錯過電影時光。透過編劇的眼光，讓我們重新認識戴德生與瑪莉亞——那些為福音自願成為客旅的人。

在人口頻繁流動的時代裡，教會不只是個容納不同群體的屋頂，更是讓有著不同故事的人，可以獲得接納、積極參與、彼此塑造信仰生活的所在。人們常說日久他鄉是故鄉，但我們知道，一切寄居都只是過程，為要永住更美的家鄉。

英國
Oxford Place, 61 Oxford Street
Manchester, UK M1 6EQ
0161-5181040
https://omf.org/uk

加拿大
10 Huntingdale Blvd. Scarborough,
Ontario M1W 2S5, Canada
1 905 568 9971/1888 657 8010
http://www.omf.org/ca

萬族萬民　總第118期・二〇二六年卷二
East Asia's Millions 國際中文版

©海外基督使團　版權所有，轉載請先洽詢

顧問　馮浩鎏、馮鄭珍妮
編輯　許帆、饒以德、譚朗如
設計　區嘉樂

訂閱&簡體字版

封面故事 三之一

黃曉彤 / 英國
Angel Wong
2025年加入使團
英國跨文化事工

陌生人與同國之民：
遷徙浪潮催成的教會面貌



過去幾年間，英國經歷了顯著的人口結構變遷。其中一項重要發展，是十餘萬的香港人透過「英國國民（海外）簽證」*移居英國。許多人定居於曼徹斯特等城市，懷抱著對新未來的期許，以及為下一代謀求教育的願景；然而，他們也對離開家鄉感到憂慮，並質疑自己究竟屬於何處。

英國各地的教會都慷慨回應，提供實際支援、友誼、英語學習機會以及社群歸屬。然而，新移民群體的到來，向教會提出一個更深層的問題：除了幫助新來者融入英國社會，在這個日益多元化的國家中，作為「神的子民」究竟意味著甚麼？

我在幼年時從香港移居英國，如今又在多元文化背景群體中服事，我觀察到移民的經歷存在著一個光譜——除了新近抵達者之外，還有早已定居的香港移民、在英國出生的華裔基督徒、國際學生、第二代信徒，以及那些能自在穿梭於多個文化世界之間的人。雖然他們的經歷各不相同，但許多人懷抱著共同的渴望：找到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歸屬之地。

安全港還是起飛點？

香港家庭移居英國，對當地教會而言既是機遇，也是挑戰。對許多新來者而言，教會成為他們最早能找到友誼、實際支持與歸屬感的地方之一。在充滿不確定性的時期，與理解移民歷程的人共進一餐，或獲得協助以適應陌生的體制，都能深刻經歷主愛。這些事工至關重要，因移居往往伴隨著失去與機會。人們將那些塑造了他們數十年的家人、友誼、事業和社群拋在身後。那些提供款待與關懷的教會，給予了極其寶貴的東西，在過渡時期中提供一處安全港灣。

然而，一個重要的問題依然存在：教會的角色僅僅是提供一個安全的避風港，還是神正邀請我們邁向更深層的使命？

在我敬拜並服事的曼徹斯特宣道會（Manchester Alliance Church），許多香港家庭自抵達英國以來，都找到了一個歡迎他們的群體。然而，我們的願景從來不只是成為一間專為華人而設的教會。值得注意的是，這間教會並不以種族來界定自身。雖然許多會友擁有華

人血統，但會眾中包含來自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世代以及不同生活經歷的人士。除了粵語事工外，還有英語聚會、華語崇拜及外展事工，讓不同背景的人們有一同探索信仰的機會。

這反映出全英國教會正廣泛面臨的一個問題：隨著移民潮重塑我們的社區，我們正在建立什麼樣的教會？有些教會仍以單一文化為主，體現單一語言、種族或文化傳統；另一些則已成為多元文化教會，讓不同背景的人在同一屋簷下敬拜。雖然這種多樣性令人鼓舞，但單純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聚集在同一棟建築內，並不一定能在他們之間建立起有意義的關係。

文化共融事工（Intercultural Ministry）希望再推進一步。人們不僅僅是共存，而是有意識地互相學習、分享領導職責、跨越文化界限建立友誼，並讓不同的觀點豐富他們對教會的理解。多樣性不僅僅是存在；它更成為教會共同生活的一部分。

這過程可能令人感到不自在。不同的文化往往對領導、溝通、敬拜和群體生活抱持不同的期待。要在這些差異之上建立關係，需要謙卑、耐心以及樂於傾聽的態度。然而，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教會才開始反映出神國度的一面。

因此，香港移民的到來，對英國教會而言不僅僅是一項牧養上的挑戰，更提供了一個重新發現聖經中教會異象的契機。目標並非單純幫助人們在英國安頓下來，也不是為了保留熟悉的文化表達方式——儘管這些都很重要。而是要成為一個社群，讓來自不同背景的人們能在基督裡共同發現新的身分認同。

一個安全的避風港固然必要，但或許神也期望教會成為一個起飛平台：不僅歡迎和關懷人們，更能裝備他們，在當今英國多元社群的現實中參與神的使命。

身處不同文化之間的恩賜

小時候從香港來到英國成長，我常感到自己身處兩種文化之間。像許多移民及其子女一樣，我渴望融入當地並被視為本地人。然而，諸如「你『真正』來自哪裡？」這類問題，或是他人對我英語能力的驚訝反應，總提醒我，別人往往以不同的眼光看待我。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將此視為一種劣勢。然而回首過往，我才明白神正默默地塑造著某種寶貴的特質。

許多移民、第二代信徒以及「第三文化孩子」，都培養出在不同文化世界中游刃有餘的能力。他們學會仔細聆聽、辨識未言明的假



設，並欣賞與自己不同的觀點。這些經歷往往能培養同理心、適應力，以及對「身為局外人」這件事的本能體悟。

在當今的教會中，這些特質日益重要。隨著會眾背景更加多元，我們越來越需要能夠協助跨越文化界限、促進彼此理解的人。那些曾在不同文化之間生活過的人，往往特別適合擔任此角色——不是因為他們擁有所有答案，而是因為他們學會了與複雜性和差異共存。

然而，這份恩賜不僅存在於個人身上，更存在於教會本身。文化差異往往被視為必須克服的障礙，但聖經呈現的卻是另一幅圖景。在啟示錄中，來自各國、各族、各民、各方的人們聚集在神的寶座前敬拜。他們的多樣性非但沒有被抹去，反而被頌揚為神救贖計劃的一部分。



身分認同：從危機到契機

保羅在以弗所書二章19節提醒信徒，他們「不再是外人，也不再是客旅，而是與神的子民同為國民，並且是神家中的成員。」這個異象在今天依然如一世紀時那般引人入勝。隨著英國社會日益多元化，教會不僅有機會接納新來者，更能彰顯在基督裡同屬一體的真義。在最佳狀態下，一間跨文化教會將成為神國的可見標誌。跨越文化界限所建立的關係，見證了福音的和解大能。那些原本可能永遠互為陌生的人，在基督裡發現了更深層的身份認同，並被裝備好將這份盼望與他人分享。

或許這正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契機之一。當來自各國的人們聚集在我們的社區和教會中，神正邀請祂的教會成為祂將來國度的預嚐——一個讓陌生人成為同國之民的所在，一個分享萬國珍寶的所在，以及一個透過被福音改變的生命來推進神使命的所在。

* 對於1997年移交之前的香港永久居民，英國政府給予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 passport）。2021年，英政府開放BNO護照持有者及其家屬申請赴英居留、工作與就學，提供通往永久居留及英國公民身分的途徑。

跨文化廚房

李琛悅 / 英國
Hannah Li
2020年加入使團
英國辦公室媒體主管

曼徹斯特向來以多元文化聞名，而位於南部Wilmslow Road的Curry Mile，正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縮影。這條不足一公里的街道，曾因林立眾多印巴咖喱店而得名，如今則匯聚了來自敘利亞、阿富汗、土耳其、巴勒斯坦等地的人們。一塊塊寫滿阿拉伯文的招牌、各式清真餐廳、香料店與甜品店比鄰而立，讓英國街頭漫步的人們彷彿踏進另一個世界。

我第一次來到這裡，是和一位埃及朋友同行。當她看見滿街熟悉的阿拉伯文時，興奮得拉著我的手不停介紹。同樣身處異鄉，我很明白那份看見「家」的感覺。








基貝與亞丁奶茶中的濃濃港味
英國街頭的味蕾爆擊

在超市店員的推薦下，我們走進一間敘利亞餐廳，品嚐了我人生第一份基貝（Kibbeh）。橄欖球形的外層由布格麥包裹，內餡是洋蔥和免治羊肉或牛肉。基貝炸過後金黃酥脆，一口咬下來外脆內嫩，肉汁與香料交織，有點讓我想起港式點心的咸水角，只是香氣更濃，也更飽肚。吃飯期間，朋友自然地與鄰桌的敘利亞家庭用阿拉伯文聊天，又不時轉成英文讓我加入，陌生的餐廳一下變得熱絡起來。那一刻的熱情讓我感到親切，男女老幼圍著飯桌聊天、分享食物的感覺，就像過年時與一眾親戚朋友吃飯一樣熱鬧。

後來，我們又到了一間也門（葉門）餐廳，她請我喝一杯亞丁奶茶（Shai Adeni）。紅茶配上淡奶，口感濃滑，與港式奶茶有幾分相似；但加入小豆蔻、丁香和肉桂後，茶香更添層次，甜度卻恰到好處。陌生中帶著熟悉，正如文化交流帶來的驚喜。

對許多東亞人而言，中東或許是一個遙遠而陌生的地方。然而，在每一次交流中，我都發現彼此其實有更多相似之處：不只是味蕾上的共鳴，還有對家鄉的想念，以及樂於分享食物的熱情。文化之間的距離，也許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遠。

封面故事 三之二

梁昌建 / 澳洲
Kian & Liza Holik
2024年加入使團
印尼海歸事工團隊負責人

全球印尼散居社群：
大隱於眼前的宣教禾場







移動中的群體，作工的神

我從未想過，自己跨越各大洲的生命旅程，竟會成為一個獨特的視角，讓我看見這個時代最重要的宣教契機之一。

我是第三代印尼華裔，在印尼茂物（Bogor）長大。年輕時，我前往美國就讀大學並接受神學培訓。畢業後，我回到雅加達，在一所神學院任教了七年。後來，神帶領我和家人來到澳洲，在那裡我開始參與海外印尼人的事工。如今，我是使團「海歸事工」（Returnee Focus Ministry）的領袖之一，透過佈道、門徒培訓，裝備基督徒海歸者在返回印尼後成為忠心的見證人，以祝福當地的教會與更廣大的社會，藉此服侍全球各地的印尼人。

這些年來，我在不同的處境中接觸過許多印尼人：在澳洲大學校園裡的國際學生、在海外發展事業的專業人士、遠離家鄉的移工、努力適應新文化生活的年輕家庭，以及在海外多年後正預備返回印尼的信徒。他們的生命故事各不相同，卻有著一個重要的共同點——他們都是這龐大人口移動浪潮中的一部分。當我聆聽這些故事時，我深信一件事：在這群移動的人口中，神正在作工。

最熟悉，也最陌生的鄰舍

對於閱讀本刊的許多讀者來說，印尼可能是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

生活在台灣、香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人，主要可能是透過外籍移工、看護和家庭幫傭來認識印尼人。這些對象極其寶貴，多年來也結出了許多福音的果子。然而，這僅僅是整體宏大圖景中的一部分。

對澳洲人而言，印尼通常會讓人聯想到峇里島。然而，許多澳洲人驚訝地發現，印尼實際上距離他們多麼近——在某些地方，印尼與澳洲北部海岸線的距離甚至不到500公里。儘管地理位置如此臨近，人們對印尼的了解往往仍非常有限。

印尼擁有超過2.8億人口，是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它極具多元性，數百個族群和語言散佈在數千個島嶼上。許多人沒有意識到的是，近幾十年來，印尼經歷了巨大的社會與經濟轉型。除了外籍移工，印尼現在也向海外輸出了大量的學生、學者、企業家、工程師、醫生、研究人員和其他專業人士。今日，大約有1,000萬印尼人生活在印尼境外。



他們當中，有人在台灣的家庭工作；有人在香港照顧長者；有人在雪梨、墨爾本、新加坡、倫敦、阿姆斯特丹、東京、首爾、多倫多或洛杉磯的大學深造；有人是跨國公司的高技術專業人才；還有人正在進行學術研究或開創事業。這些群體看似截然不同，但他們共同構成了「印尼散居社群」（Indonesian diaspora）。

作為基督徒，我們不該去問哪一個群體最重要。相反地，我們應該問另一個問題：神正透過這場人口移動成就甚麼事？

不僅僅是一種宣教策略

「散聚事工」（diaspora ministry）這種語言有時聽起來很像策略性的商業術語，討論著機會、網絡和人口統計學。然而，在每一個數據背後，都是一個活生生的生命故事：有離開家鄉去上大學的年輕女子、為了養活家人而在海外打拚的父親、在異國他鄉尋求社群歸屬感的博士生、在孤獨中掙扎的外籍移工、在不同文化之間尋找生活平衡的專業人士，或是旅居海外多年後正準備回鄉的畢業生。

移民經驗會改變一個人。它帶來機遇、挑戰、不確定性與成長。當生活舒適且熟悉時，有些問題往往被隱藏，但移居常常會把這些問題激發出來。也許這說明了為何「遷徙」在整本聖經中如此頻繁出現，比如亞伯拉罕離開了他的本地本族、約瑟發現自己身處埃及、路得跨越了文化的邊界、但以理過著被擄流放的生活，抑或是早期教會透過移民、貿易、逼迫和旅行而擴展傳播開來。

一次又一次，神透過這群移動中的子民來成就祂的工作——或許這也是散聚事工能與我們許多人產生如此深切共鳴的原因之一。本刊的許多讀者本身就是散居社群的一員。無論是居住在台灣、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澳洲、歐洲還是北美，我們許多人都深知在多元文化中穿梭意味著甚麼。我們都明白面對以下問題時的心情：

- 當我不再被熟悉的環境和觀念圍繞時，我是誰？
- 我真正的歸屬是在哪裡？
- 當周圍的一切都在改變時，甚麼才是永恆不變的？

人口的移動，往往會顯露出更深層的身分認同問題。對基督徒來說，這些問題最終會將我們引回基督裡。我們最深層的身分並不取決於國籍、種族、語言、事業或護照。我們是屬於基督的，我們是神國度的公民。聖經形容我們是「客旅和寄居的」，我們最終的家鄉是在祂裡面。這種確信使我們能夠接納和歡迎那些掙扎於同樣問題的人。而許多身在海外的印尼人，正是在問這些問題。

當人口移動為福音創造了空間

海外印尼人散聚事工最奇妙的一點在於，遷徙往往能為屬靈的反思創造契機。這在印尼穆斯林群體中尤為顯著。印尼的國家哲學將「信仰獨一至高真神」視為其立國原則之一，宗教身分深深交織在社會生活之中。對許多印尼人而言，成為穆斯林不僅僅是個人的信仰選擇，它還與家庭、社群、文化和社會歸屬感緊密相連。因此，許多人成長過程中很少會去質疑或審視自己的宗教身分。

然而，當印尼人搬到海外時，情況往往會發生轉變。當學生第一次離開家鄉，專業人士進入多元文化的職場，或人們接觸到來自不同宗教背景的鄰居、同學和同事時，那些以前從未想過的問題，突然間有了思考的空間：

- 我為甚麼相信我所相信的？
- 基督徒到底相信甚麼？
- 耶穌是誰？
- 基督教與其他宗教有甚麼不同？

在澳洲，我曾見過印尼穆斯林僅僅出於好奇，就來參加教會活動、聖誕晚會、查經和各樣基督徒聚會。若是留在家鄉，他們許多人絕不可能踏入這樣的場所。也有人是先遇到了真心關懷他們的基督徒，透過友誼、款待和耐心的對話，他們開始探索屬靈的問題，最終信靠了基督。

當然，人口移動並不會自動讓人對福音更加開放。對某些穆斯林來說，在海外作為少數群體生活，反而增強了他們的伊斯蘭身分認同。遠離家鄉有時會促使人們更刻意去重新連結自己的宗教傳統和社群。





這提醒了我們，移居本身並不是讓人信主的「原因」。相反地，移居創造了一個轉變的季節。在這些過渡時期，過去根深蒂固的觀念可能會受到質疑、強化或改變。人們往往會變得更願意參與一些他們以前從未考慮過的對話。這正是教會在其中同在（presence）至關重要的原因。我們的機會不只是分享有關基督教的資訊，更是去提供友誼、款待、社群，並為耶穌基督作有力的見證。

門訓世界各地的印尼人

在印尼散居社群中，國際學生代表著一個尤為重要的事工契機。每年有數以萬計的印尼學生前往海外求學，他們當中許多人將成為印尼未來的領袖——活躍於商業、政府、教育、醫療、科技以及教會等領域。然而，學生事工之所以重要，不單是因為他們未來的影響力，更是因為他們當下的開放心態。

學生初到新國家時，往往都在尋求友誼、歸屬感和人生方向。他們正在對身分、人際關係、召命和世界觀做出重要的抉擇。因此，世界各地的教會和校園事工都投入了大量的心力來歡迎印尼學生。其成果令人十分振奮——我們看到學生在經歷多年的尋求後信靠了主，有名無實的基督徒成長為成熟的門徒，而年輕的信徒對傳福音、門徒培訓和宣教產生了火熱的心。最重要的是，我們看到門徒正在成為「能帶領門徒的人」（disciple-makers）。

新加坡就有一個令人鼓舞的例子。那裡的印尼學生團契對在當地的印尼移工漸漸產生負擔，而這些移工大多具有穆斯林背景。這些學生沒有單顧自己，而是開始向外擴展。他們建立友誼、服侍社群，並與那些生活處境截然不同的印尼同胞分享福音。這個故事之所以令人振奮，是因為它將散居社群中不同的群體凝聚在了一起：學生服侍了移工、信徒服侍了同胞，被牧養的人成為牧養他人的人！這正是散居事工的宏大圖景——散居社群中的不同部分並不是互不相干、彼此競爭的宣教項目；它們是同一個人口移動浪潮中相互連結的環節，而神正藉此彰顯祂的作為。

海歸事工的戰略重要性

散聚事工的故事並非在海外就畫上句號。對許多印尼人來說，海外生活只是暫時的。一旦學生畢業、專業人士結束任期、家庭返回故土、移工與摯愛團聚，許多人最終都會回到印尼。

這正是海歸事工尤為關鍵之處。過去幾十年來，宣教往往被理解為差派宣教士跨越國界。然而，今日全球性的人口流動提醒了我們：神不僅將人帶過國界，更把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再次差遣回鄉。海歸者擁有獨一無二的優勢：他們深諳印尼文化、精通本地語言，他們擁有既存的家庭與社會網絡，並在自己的社群中具備公信力，且能自然地進入某些地方和人際關係——這些可能是外國宣教士永遠無法涉足的。



如果在海外的歲月中，門徒培訓已在他們的生命中紮根，那麼當他們回國時，就能成為基督大有能力的見證人。然而，回鄉之路並不總是平坦。許多人會經歷「反文化衝擊」（reverse culture shock）；有人很難找到能理解他們海外經歷的教會群體；有人則面臨來自家庭的期望或職場的壓力，使其屬靈生命受到挑戰。如果缺乏刻意的支持，那些在海外靈命興旺的信徒，回到家鄉後可能會陷入掙扎。

這正是為甚麼我們的「海歸事工」致力於在基督徒登機回國之前，就及早為他們做好裝備。我們鼓勵他們有意識地去思考自己的回國——不單單是考慮職涯發展或家庭抉擇，而是將其視為擴展神國度的契機：

- 他們該如何服侍當地的教會？
- 他們該如何向家人和朋友作見證？
- 他們該如何運用自己的專業來祝福社會？
- 他們該如何繼續帶領門徒？

當海歸者領受了這樣的異象，其影響將是極其深遠的。

加入神在移動群體中的工作

歸根結底，印尼散居社群的故事主角並不是印尼人，而是神。這關乎一位向來透過人口移動來作工的神。這位神呼召亞伯拉罕離開本地本族，在流放中扶持了祂的子民；這位神分散了早期教會，好讓福音得以廣傳；這位神至今仍從各國、各族、各民、各方招聚祂的子民。

如今，將近1,000萬印尼人生活在故土之外。他們當中有移工、有學生，也有專業人士、學者、企業家或家庭，有些人會留在海外，有些人最終會返回家鄉。每一個人，都代表著一個獨特的生命故事。每一個人，都帶著獨特的機遇與挑戰。每一個人，在神眼中都極其寶貴。因此，擺在教會面前的呼召，不僅僅是去尋找一個具戰略意義的宣教工場，而是去辨識出神在這群移動的人口中正在運行的奇妙作為。

當我們這樣做時，我們或許也會重新認識自己。我們當中許多人都經歷過屬於自己的遷徙、轉變和身分認同的重塑旅程。我們明白飄泊在外的感受，我們明白尋找歸屬感的渴望，我們更深知在基督裡找到我們最深層身分的那份安慰。因著我們已經領受了這份恩典，我們也能將它延伸給他人——透過接待異鄉人、作新來者的朋友、陪伴那些在轉變中摸索的人，都在見證那一位無論我們走向何方都始終信實的神。

萬民正在移動，神正在作工。願神賜給我們屬靈的眼光，使我們能看見祂的作為；賜給我們預備好的心，去歡迎祂帶進我們生命中的每一個人；並賜給我們信心，與祂同行，加入祂在這群移動子民中推動的神聖使命。



馬天賜 / 美國
Matt Mikalatos
電影編劇暨導演

戴德生、瑪莉亞、馬天賜和你
穿梭古今的劇本創作



上一期，半克朗傳媒董事會主席馮鄭珍妮與我們分享籌備電影的心路歷程：「在專案最初的十年，七位劇作家輪番費盡心血為我們撰寫劇本，但沒有一個可以表達出戴德生的平凡以及對神全然的信靠……終於在疫情期間，神帶給我們一個能捉摸到戴德生心懷的劇作家，為我們寫出一個動人的劇本，刻畫出戴德生的想望、掙扎、信靠和成長。」本期我們邀請到電影編導來掀開劇本寫作的神秘面紗，聽聽一位具有亞洲宣教經驗的專業人士，如何讓兩百年前的宣教故事仍對今日說話。

動盪世界中的年輕心志

編輯室：許多亞洲基督徒從小就聽著戴德生的故事長大，但對年輕一代——甚至是對非基督徒而言，一位十九世紀的宣教士可能會讓他們感到陌生或遙遠。在一個充斥著文化張力、人口常態流動以及對未來感到迷茫的世界中，您為什麼認為現在是講述戴德生與瑪莉亞故事的最佳時機？您認為年輕一代最容易在哪些地方與他們產生共鳴？

馬天賜：意外地，1850年代與我們現今的時代有許多相似之處。當時帝國之間爆發戰爭、內戰肆虐、國際貿易引發無數關於誰得誰失的議論、不可預知的疾病似乎蔓延全球；而在這一切動盪中，基督徒群體有時也會苦苦掙扎，思考如何才能向世人彰顯基督。我們今天也正面對類似的掙扎，因此，回頭看看那些在我們前頭奔跑天路的弟兄姊妹，無疑是充滿智慧的行動。

同時，我們也很容易忘記他們當初服侍時是多麼年輕——戴德生抵達上海時年僅21歲。一開始，先到的宣教士群體並沒有張開雙臂接納戴德生和瑪莉亞的新思維。我想許多年輕人對此都深有共鳴：他們看到世界上破碎的一面並渴望去修補，他們有遠大的想法和清晰的呼召，然而年長的信徒可能會因為他們的年輕或缺乏經驗而心存懷疑。這個故事講述的正是這樣一群年輕人，他們會主張：「無論身邊的人怎麼說，我相信上帝能夠使用我，因為祂呼召了我。」這份對上帝呼召的篤定，我相信能引起年輕觀眾的強烈共鳴。

殖民宣教士？宣教英雄？

編輯室：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觀眾在觀看這部電影時，可能帶著截然不同的解讀。在許多西方語境中，十九世紀的宣教往往會放在殖民主義、權力和文化優越感的顯微鏡下被討論。然而對許多亞洲教會而言，戴德生更多被銘記為信心、委身和跨文化服侍的典範。在編寫劇本時，您如何引導觀眾去反思「殖民宣教士」或「宣教英雄」這兩種單一化的刻板敘事？是否有某些特定的場景、角色或對白，是您刻意用來幫助不同背景的觀眾進入這個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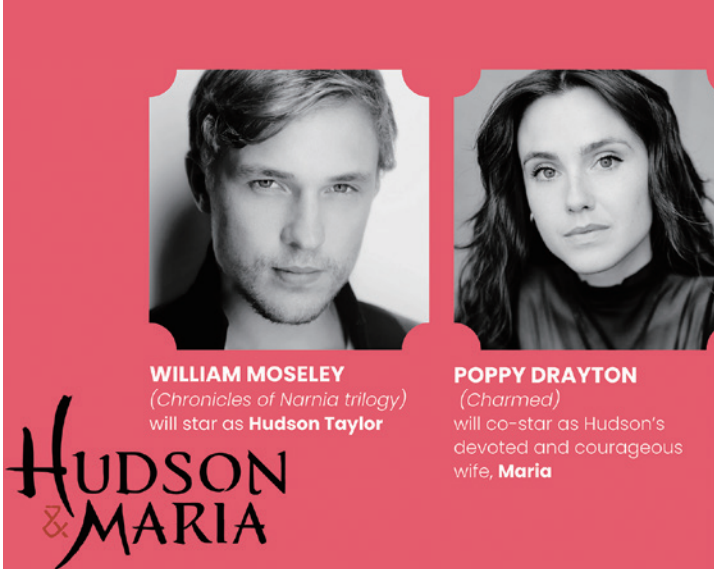
馬天賜：這是極好的問題。我們非常清楚觀眾會帶著各種既有的觀念來看這個故事。因此我們希望引入多元的觀點——不僅有戴德生和瑪莉亞的視角，還有英國殖民官員、中國政府官員，以及像王來全這樣的本土信徒與平民百姓的聲音。我們不打算告訴觀眾該怎麼想，而是讓他們看到這些歷史互動實際上是多麼錯綜複雜。



我想說的是，戴德生之所以當之無愧地被銘記為跨文化服侍的典範，恰恰是因為他拒絕了當時帶有殖民色彩的宣教手段。他不僅僅是學習語言，還穿上中國服飾，全然認同中國文化；甚至在創立「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時，刻意淡化金錢的重要性。

英雄實是平凡人

編輯室：身為編劇，是否有某個特定場景成為了您的轉折點——也就是戴德生不再作為一個歷史偉人，反倒是一位有血有肉、令人信服的人？您能否分享一小段劇本摘錄，好讓讀者能邂逅您心目中的戴德生？



馬天賜：我宣教了很多年，包括在亞洲。當新信徒信主時，我們還帶他們去造訪戴德生當年建立的教會！戴德生夫婦或王牧師等前輩塑造了我們的生命和服侍，要我們回過頭把這些英雄看作會犯錯的平凡人，有時確實很難。但如果你看看當時關於戴德生的文獻——尤其是他初出茅廬的時候——你會看到一個年輕人，他不僅滿腔熱血、全然委身，有時卻也顯得魯莽、急躁，甚至容易論斷人。當時宣教圈裡肯定有人覺得他非常討人厭，因為他總是在表達：「有比你們所採用的更好的宣教方法。」因此，我們試圖騰出一些空間，保留給戴德生作為一個「人」的複雜性。正如他自己會說的，他是一個平凡人，之所以能成就非凡的事，是因為他信靠基督，而不是因為他有甚麼特別之處。戴德生自己曾說：「上帝並非在尋找偉大的信心，祂乃是在尋找平凡人，引他們信靠祂那偉大的信實。」（God is not looking for men of great faith, He is looking for common men to trust His great faithfulness.）

這裡有一小段劇本剪輯，發生在戴德生抵達中國的第一天。他初次見到其他宣教士，那些人已經習慣了當地的生活和事奉，對他一抵達就渴望立刻投入工作、而不是先安頓下來感到有些驚訝。他們正在宣教士宿舍裡用餐，在戴德生看來，那裡比他在英國住過的任何房子都要來得體面。儘管戴德生的中文還不太流利，但他已經迫不及待要出去傳福音了。我們正是藉此鋪陳前面提到的那個戴德生：他無比熱情、動機純正，但對於那些已經在工場服侍了一段時間的宣教士來說，可能有一點點令人頭疼：



LUDI LIN
(Power Rangers, Mortal Kombat)
will play **Wang Laijun,** Hudson's loyal friend

戴德生：我們吃完飯後，有人願意和我一起去傳講上帝的道嗎？

巴格爾醫生：講道？但今天是星期三啊！

（戴德生和巴格爾面面相覷，兩人都感到困惑。）

瑪莉亞：你難道不想先安頓下來嗎？你的行李甚麼時候到？

戴德生：我隨身帶過來了。

艾莉：那你的大行李箱呢？

戴德生：就算我把我母親的家整個搬空，也裝不滿一個大行李箱。

編輯室：很有意思，在這個開場場景中，戴德生給人的印象既令人振奮，又顯得有些天真。也許會有觀眾太快將此片段簡化，看作戴德生的年輕熱忱與老一輩宣教士的安逸常規之間的對比。您如何處理這種對立？

馬天賜：當然，這只是劇本非常前期的部分……我們將跟隨戴德生一同經歷這段冒險，見證他在中國的學習與成長。要避免落入非黑即白的簡單對立，很大程度上需要給予雙方角色學習與成長的空間。戴德生起初也將瑪莉亞視為一位嬌生慣養的名媛，但他很快就意識到，瑪莉亞的跨文化適應能力比他更優秀……事實上，可說是遠遠走在他前面。而瑪莉亞也開始意識到，戴德生的宣教模式能讓她更自由跟隨上帝的呼召，這是當時既有的宣教體制所無法給予的。而在許多方面，一位充滿智慧的屬靈長輩賓惠廉（William Burns），在戴德生宣教前期就預見了他的全貌：既理解他的天真，也欣賞他那激勵人心的熱忱；他願意給予戴德生時間去成長，同時也欣然加入他的宣教行列。我們總容易陷入非黑即白的思維，但現實世界中的人與處境往往要複雜得多！

走出影廳後，故事才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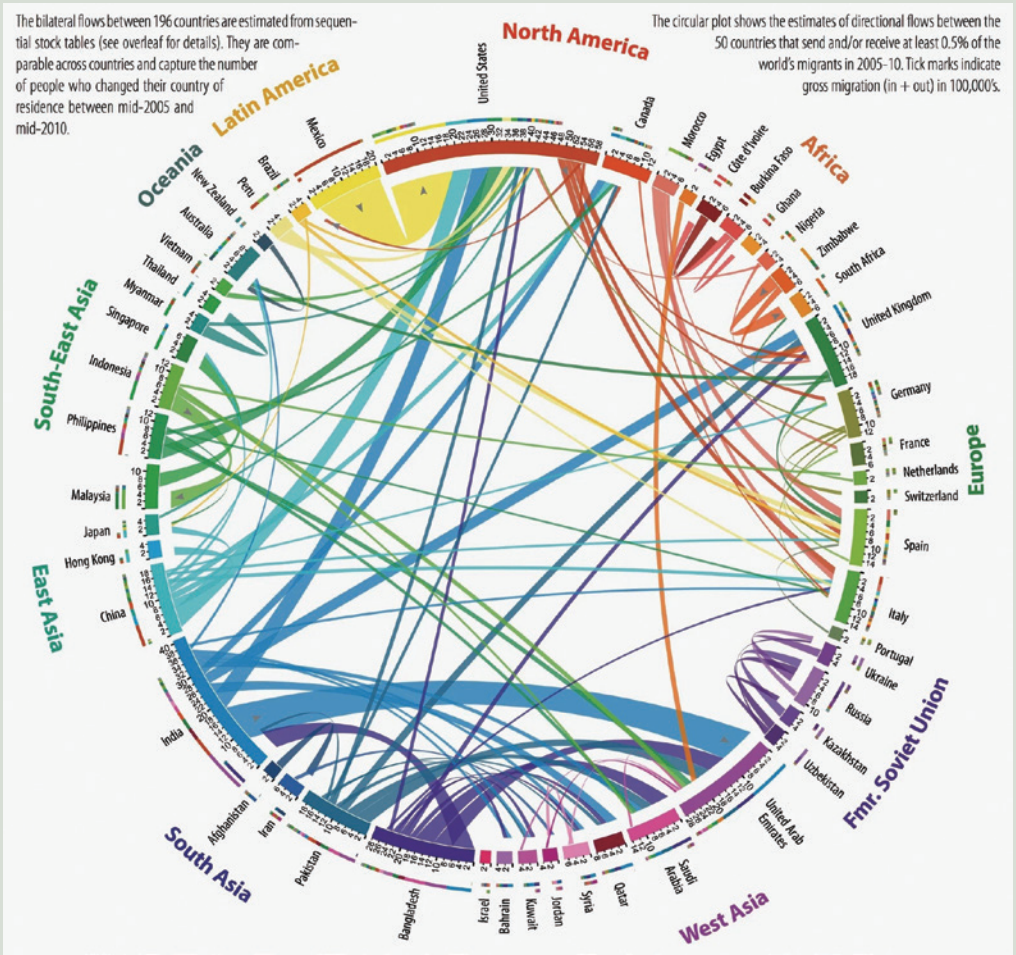
編輯室：最後，拍攝傳記電影（biopic）都必須面對一個挑戰：如何在有限的片長中濃縮一個真實的人生。改編戴德生的故事時，您如何拿捏忠於歷史與戲劇敘事之間的平衡？另外，如果一位二十多歲、從未讀過戴德生傳記，甚至還不確定自己是否相信上帝的年輕人走進戲院，您最希望他離開時，心中帶走甚麼？

馬天賜：我們盼望這部電影能成為一個起點：當觀眾走出戲院時，會因剛認識的這位人物及其生命故事深深著迷，並想進一步認識戴德生與瑪莉亞——去找一篇介紹電影與真實歷史差異的文章、去讀自傳、去看一部關於他們生平的紀錄片等。而這份長久的興趣，能為每一位神所呼召的人，在回應神的道路上帶來成長、安慰與力量。既然沒有任何一個人的一生可以在九十分鐘內完整呈現，有時我們簡化情節、合併角色，是為了讓濃縮後的故事仍然說得通；有時則是為了更容易把他們生命中的主題與核心思想帶進故事裡。

想到一百六十年前，戴德生啟程前往中國時，從未想過自己所撒下的種子會結出如此豐盛的果實，實在令人驚嘆。而在這麼多年之後，主仍然藉著他的故事繼續祝福許多人。我相信，如果知道自己的故事能幫助更多人與耶穌建立關係，或激勵更多信徒更忠心地跟隨耶穌，他一定會感到無比欣慰。我真的迫不及待想把這部電影分享給你們每一位。也衷心謝謝你們的代禱，支持著這數百位正努力把戴德生與瑪莉亞的故事搬上大銀幕的工作人員。

忻晉宇 / 加拿大
CY Yan
2014年加入使團
加拿大東亞僑民聯絡大使

門前宣教的下一章：
成為彼此塑造的教會



人口遷移現已成為一個全球性的現象。據估計，目前有兩億人自願或非自願地居住在原籍國以外的地方。

世界上許多發達地區（包括日本和韓國等傳統上單一文化的地區）正經歷生育率暴跌的危機。部分基於這個原因，各國不得不引進外籍勞工，來填補許多本地人認為太髒、太危險、太艱巨的3D工作職位（Dirty, Dangerous, Demanding）。

這些外籍勞工往往是服務、奉獻和忠誠的耀眼典範。最近的一個例子是，在香港大埔一場災難性的火災中，有九名印尼籍和一名菲律賓籍

的家庭幫傭不幸罹難。她們堅守崗位直到最後一刻，保護著她們受聘照顧的幼童、長者和身障人士，最終在履行職責時英勇犧牲。

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外籍勞工讓雇主擺脫了繁重的家務負擔，使其能專注於事業發展，從而對當地經濟做出了重大貢獻。而在他們的家鄉，這些外籍勞工的匯款佔了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很大一部分。

以菲律賓為例，海外勞工的匯款是菲律賓經濟的巨大支柱，持續為該國GDP貢獻約8-9%，並在國民總收入（GNI）中佔據重要份額。在2024年，他們寄回創新高紀錄的380億美元，有力地支撐了家庭消費、本地企業，並為國家提供了至關重要的外匯。

更不用說，他們已成為天然的文化橋梁，用各自文化的獨特美麗與多樣性，豐富了寄居國和原籍國的群體。

移民背後的多元面貌

人口遷移還有許多其他原因，姑舉數例：

- **緬甸青年尋求出路：**政治動盪的緬甸年輕人正想方設法離開國家。對於一個傳統上深植於佛教信仰的群體來說，這是一個激進的轉變。在傳統文化中，父母往往傾向於終生依賴子女，因為他們相信子女會在他們離世後供奉香火。然而，隨著近期政治局勢的再度惡化，連父母也認為將孩子留在看不到明天的土地上毫無意義，因而放手讓緬甸青年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到海外探索人生。

- **台灣的越南配偶：**這是台灣一個顯著的人口群體，主要是由越南農村地區的經濟需求所驅動，她們透過與海外男子結婚來尋求經濟保障。

- **全球國際學生：**世界各地的留學生都在根據經濟能力、安全性和教學質量等因素，尋求良好的海外求學體驗。許多發達國家已成為熱門目的地，有些國家甚至將國際學生視為解決超高齡化社會挑戰的良方。例如，加拿大曾有一項政策，慷慨地向擁有就業前景學位的國際畢業生提供工作簽證，進而為這些學生開闢了成為永久居民並最終入籍的途徑。

- **尋求庇護者：**宗教和政治迫害也引發了難民潮——例如羅興亞人。

破碎現實中的永恆盼望

毋庸置疑，大多數移民離開家鄉都是為了尋求更好的生活和更美好的未來。然而，他們當中許多人很快就會發現，移民生涯並非總是充滿玫瑰花香、一帆風順。本地人的情緒可能反覆無常，而移民往往發現自己處於主流社會的邊緣。每當經濟衰退來襲，移民很快就會成為眾矢之的，被指責搶奪了本地人的就業機會、推高房價並製造文化緊張。

他們的夢想很快就被冰冷的現實撞得粉碎。畢竟，地上沒有樂土。他們所尋求的更好生活與未來，唯有在主耶穌基督裡才能找到，因為唯有祂能夠翻轉並更新生命、家庭和社區。這正呼應了古代教會教父奧古斯丁所說的：「主啊，祢為自己創造了我們。我們的心無處安息，直到在祢裡面得享安息。」

這顯示出是上帝在主導全球性的人口大遷徙。不論人類這些遷徙背後的意圖為何，上帝至高的旨意和目的永不改變：「祂從一本造出萬族的人，住在全地上，並且預先定準他們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們尋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實祂離我們各人不遠。」（徒17:26-27）

宣教確實不再僅僅是「從西方到地極」，而是「從各處到各方」——既橫跨全球，也橫跨馬路！隨著移民湧入我們的社區，宣教工場就在我們家門口！這位推動全球人口流動的神，已恩典地讓全球教會和本地教會有份於祂的計劃與旨意。我們蒙召去加入祂正在開展的奇妙作為！

聖經與歷史中的「分散之民」

Diaspora（散居/分散之民）一詞為這項事工賦予了定義。該詞源於古希臘語，意為「分散」，起初是指猶太人的流亡，現在則廣泛用於指代來自同一家鄉或擁有共同文化遺產、分散在不同地區，並與原籍國保持文化、情感或政治聯繫的大型群體。

2010年的洛桑開普敦大會將「散聚事工」視為全球教會的戰略重點領域，並頒布了使命：「推動上帝在全球散居群體中、藉著散居群體、並超越散居群體的宣教事工」。此後，該使命已被更新為：「推動上帝在全球散居群體中（to）、藉著散居群體（through）、與散居群體一同（with）、並超越散居群體（beyond）的宣教事工」，以肯定散居群體在祂的全球福音事工中所能做出的重大貢獻。

雖然「分散之民」這個詞對我們某些人來說可能很新鮮，但這個現象本身與創世記時代一樣古老，且貫穿整部聖經。馬諾卡蘭牧師（J. N. Manokaran）在其著作《基督與移民》（Christ and Migrants）中，帶領我們回顧了以下歷程：

- **亞當與夏娃：**他們被逐出出生地（伊甸園），成為散居者
- **巴別塔：**引發了大規模的全球人口遷徙
- **亞伯拉罕：**蒙召成為一名寄居的移民
- **羅得：**一個痛苦的寄居者
- **利百加：**為了婚姻而遷移到遠方
- **約瑟：**被賣到埃及，成為人口販運受害者
- **拿俄米與路得：**因困境而流離失所的移民

在新約中，我們可以想到使徒行傳第八章中，司提反殉道後不久耶路撒冷教會的分散。彼得前書也是寫給那「分散在各處的寄居者」。

在歷史上，我們看到非洲奴隸違背自身意願被販賣到美洲、難民逃離極權政體，以及船民冒險遠渡重洋，此類例子不勝枚舉。

你能在這些例子中看到現代移民的影子嗎？利百加如何讓我們聯想到台灣的越南配偶？拿俄米和路得如何讓我們聯想到世界各地的印尼和菲律賓家庭幫傭？船民又如何讓我們聯想到尋求庇護的緬甸難民？

上帝以祂主權的智慧編排了世界局勢，使人們離開家鄉——有時是透過人類眼中悲慘且無法解釋的環境——目的是為了將他們招聚到祂的國度裡，然後再次將他們分散出去，與那些尚未被招聚的人分享祂的真理與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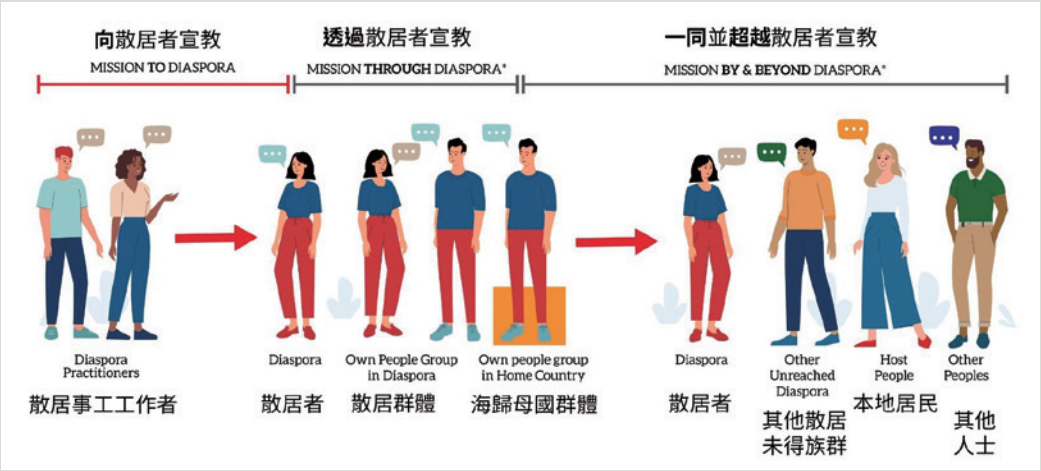
散居之民的經驗正說明了：「被分散是為了被招聚，而被招聚又是為了再次被分散。」

本地教會的實踐藍圖

那麼，既然主已將人帶來，接收國的本地教會該如何向住在他們中間的散居之民宣教，並與他們一同、藉著他們、甚至超越他們來開展事工呢？

1. 體貼那位「推動的神」之心腸

首先，我們可以幫助弟兄姊妹體會Motus Dei（拉丁文，意為「神的推動」），並將其轉化為自己的使命。祂渴望散居之民「尋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的旨意，應當成為我們的宣教使命。



有一個動人心弦的例子：在近期泰國與柬埔寨的邊境衝突期間，曼谷的一位泰國基督徒放下兩國之間根深蒂固的敵意，主動走向在泰國的柬埔寨工人。這引來了同胞的側目，也激起柬埔寨工人的疑惑。為甚麼她要這樣做？因為她深信那一位「是我們的和睦，將兩下合而為一，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弗2:14）

2. 為弱勢群體發聲

我們也可以積極為外籍勞工、外籍配偶和留學生的權益發聲。不信主的世人往往不把他們視為擁有上帝形象的人，而僅僅將其當作商品來「使用」和剝削。由於語言、文化甚至身分地位的弱勢，移工和難民的聲音往往被淹沒。作為上帝的子民，我們應活出祂的心意：「你當為啞巴開口，為一切孤獨的伸冤。你當開口按公義判斷，為困苦和窮乏的辨屈。」（箴31:8-9）

3. 運用「四P」宣教模型

此外，本地教會可以考慮採用並微調宣教學中一個常見的模型，該模型描述了外國差會（或宣教士）與新興本土（或處境化）教會之間不斷演變的關係。這個框架勾勒出一個健康的進程，引導新教會從依賴狀態走向完全成熟與相互依存。我們可以用4個「P」來輕鬆記憶：

開拓者（Pioneer）：在初始階段，散居群體中還沒有本土教會（indigenous church）。本地教會（local church）與對散居者原籍國有經驗和聯繫的專業差會合作，在前線傳福音並建立第一個基督徒群體，負責開創工作並奠定基礎結構。

父母（Parent）：隨著新的散居教會開始成形，本地教會和差會扮演屬靈「父母」的角色，提供養育、指導和必要資源（如培訓、經濟援助和領導力指引），幫助年輕的教會走向成熟。其目標是使散居教會達到自治、自養、自傳。

夥伴（Partner）：當本土化的散居教會達到一定程度的成熟與能力後，本地教會和差會便從父母的角色轉變為平等的夥伴。雙方將以「兄弟」的身份在聯合執行委員會中並肩合作，並透過協商達成的工作協議共同推進事工。

參與者（Participant）：在理想的最終階段，雙方達到完全的相互依存。本地教會和差會可以在散居教會的架構內作為不可或缺的一員，貢獻其獨特的恩賜與經驗，但不會施加父權式的控制。焦點將從教會與機構的工作，轉移到普世教會的共同使命上。

在所有這些階段（尤其是早期階段）中，能夠在主流社會與散居群體之間流暢運用語言和適應文化的同工將是一筆巨大的資產。例如，一位印尼籍的姊妹目前正全時間在台灣服事，與差會合作，作為開拓者向當地的印尼外籍勞工傳福音。

這個模型有助於本地教會和差會評估他們與散居群體的關係，確保促進健康的成長，而非造成長期的依賴。這也符合使團建立「本土化聖經教會運動」的核心異象。畢竟，我們只是「鷹架工人」（scaffolders），在這裡搭建一個臨時的結構，以協助永久建築物的建造。

然而，必須謹慎防範一種誘惑，即在尚未讓新興散居教會的領袖做好轉變準備之前，就簡單地將牧養和領導責任「丟」給他們。這樣的過渡需要經過深思熟慮和恆切禱告，並以系統化且負責任的方式付諸實行。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y）——而非獨立（independence）——應當成為各個發展階段（尤其是最後的參與者階段）的特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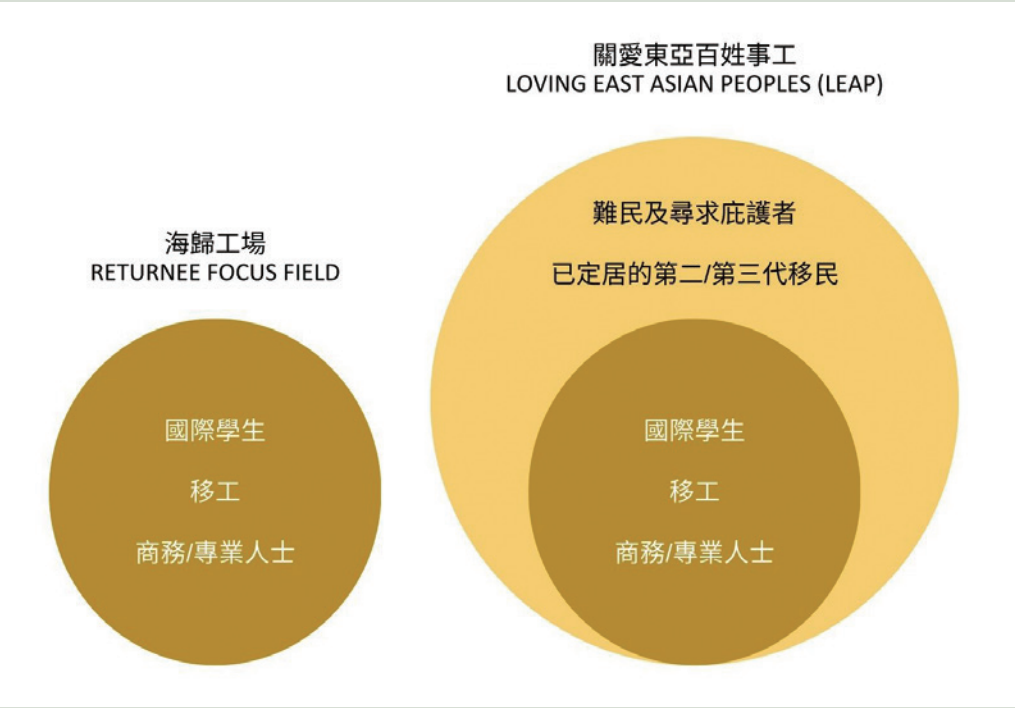
散聚事工的多重面向

1.5代與第2代移民

散居事工是多層次且多面向的。到目前為止，我們一直聚焦在第一代移民，但請不要忘記他們的下一代——第2代移民（在寄居國出生並長大）以及1.5代移民（在童年成長階段跟隨父母來到寄居國）。

第2代移民實際上屬於更廣泛的「第三文化兒童」（Third Culture Kids, TCK）現象，而1.5代則是「跨文化兒童」（Cross Cultural Kids, CCK）。他們在一個與父母原生文化不同的文化中出生或長大。許多人發現自己生活在邊緣地帶，必須經歷身分認同危機，並在相互衝突的文化與社會期望中掙扎。

這同樣不是新事——我們可以在聖經中看到TCK和CCK的傑出代表：舊約中的約瑟、但以理和以斯帖，以及新約中的保羅。甚至主耶穌基督本人，在肉身家庭逃離希律王殘殺陰謀的童年時期，也曾被帶到埃及！看看上帝如何在救贖歷史的關鍵時刻大大使用他們！如果門徒訓練得當，這些1.5代和第2代的移民完全可以成為改變世界、創造歷史的人！



難民事工的歷史漣漪

散居事工另一個值得強調的重要面向是難民。世界正處於動盪之中，每天有無數人被迫流離失所。向他們展現上帝的愛與關懷，正是接收國教會和基督徒義不容辭的責任。當我們這樣做時，上帝作為的影響力將無可限量。請看這些例子：

- **波阿斯：**他在他的時代向一個難民家庭（路得）伸出援手，最終這份努力帶出了大衛王，而主耶穌基督按肉體正是從小生在大衛的後裔中！

- **摩拉維亞教會（Moravian Church）：**1722年，來自波希米亞（現捷克）的難民家庭紛紛投靠奧地利（現德國）一位名叫親岑多夫（Nikolaus Ludwig von Zinzendorf）的貴族。這個難民群體最終成為歷史上最偉大的宣教運動之一，到1760年已向全球派遣了兩百多名宣教士——儘管他們身為白人，其中許多人甚至甘願被賣為奴隸，只為向奴隸傳福音，這完全打破了當時的文化常規！

- **阮醫生（Don Nguyen）：**一位越南裔美國人，七〇年代在香港難民營時，透過香港教會的福音外展事工信主。他後來成為一名醫生，但他沒有留在美國賺取優渥的收入，反而帶著家人前往柬埔寨，服事當地無國籍的越南人。

從宣教工場到宣教大軍

這帶領我們來到最後一點：散聚事工並不會在散居教會運動建立後結束。還記得前文提到的「與散居群體一同、並超越散居群體」的使命嗎？一旦散居教會能夠自立，他們便處於最佳位置，不僅能在自己的群體中傳福音，更能超越自身限制，走向其他未得之民。

我們已經看到了令人振奮的例子：來自加拿大的越南裔信徒在柬埔寨宣教；來自英國的柬埔寨裔信徒在日本宣教；來自美國的日本裔信徒在東亞宣教。還有太多太多的例子，在此不勝枚舉。

散居群體不僅是一個需要被服事的宣教禾場（missions field），更是一支不容忽視的宣教大軍（missions force）！

當日數滿足的時候，我們需要與他們並肩作工，才能親眼看見天上的敬拜場景徐徐展開：「此後，我觀看，見有許多的人，沒有人能數過來，是從各國、各族、各民、各方來的，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樹枝，大聲喊著說：『願救恩歸與坐在寶座上我們的神，也歸與羔羊！』」（啟7:9-10）願這屬天異象激發我們的熱情，投入這就在我們家門口的宣教禾場與宣教大軍！

這甚至超越了傳統宣教的範疇——全球教會的面貌正迅速轉變，越來越多元化。教會能夠面向未來的關鍵方法之一，就是為多元性創造空間。面對這一新現實，那些仍固守單一文化的教會很快就會發現自己處於劣勢。

在某些處境下，這可能表現為一個用主流語言崇拜的教會，但會眾中融合了不同的文化群體；在另一種處境下，則可能是多個文化和語言群體在同一個教堂屋簷下，各自用自己的語言進行崇拜。在散聚事工中，沒有「一刀切」的模型。相反，它更像是一個萬花筒，呈現出五彩繽紛、排列斑斕的美麗圖案。

曉恩 / 美國
2020年加入使團
散居華人事工

尋找圈外流散羊，合成一群歸牧人





> *「我另外有羊，不是這圈裡的；我必須領它們來，它們也要聽我的聲音，並且要合成一群，歸一個牧人了。」*
> （約翰福音 10:16）

親自尋找迷羊的好牧人

「主為良牧」的意象多次出現在新舊約聖經中。以西結書三十四章11至13節中，主耶和華說：

> *看哪，我必親自尋找我的羊，將它們尋見。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樣尋找他的羊，我必照樣尋找我的羊。這些羊在密雲黑暗的日子散到各處，我必從那裡救回它們來。我必從萬民中領出它們，從各國內聚集它們，引導它們歸回故土，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邊，境內一切可居之處牧養它們。*

莫里斯（Leon Morris）和布洛姆伯格（Craig Blomberg）等聖經學者指出，這段經文中充滿動作的宣告（尋找、尋見、救回、領出、聚集、引導、牧養），顯明了上帝救贖人類的「神聖主動性」——不是迷失的人通過修行、功德、智力、律法去尋找神，而是上帝自己在以色列人因罪流散、毫無能力自我救贖時，主動採取行動去找尋迷羊。

舊約學者布魯斯・華爾基（Bruce Waltke）強調，神將羊群尋回、引導它們歸回故土的應許，雖然在歷史上對應的是從被擄巴比倫歸回，但「從萬民中領出它們」指向更廣泛的屬靈招聚，預示神的主權和恩典能打破地域的限制，福音將跨越國界和種族，傳給外邦人。

圈內圈外，合成一群

在約翰福音十章14至15節中，耶穌說他是為羊捨命、也認識他的羊的好牧人。他在16節提到：「我另外有羊，不是這圈裡的；我必須領它們來，它們也要聽我的聲音，並且要合成一群，歸一個牧人了。」

神學家卡森（D. A. Carson）指出，「我另外有羊」在原文中是現在時態。這意味著，那些當時身處異教世界的外邦人，在還沒有聽到福音、還沒有相信的時候，在神的主權和預定中，就已經被基督稱為「我的羊」了。在希臘文原文中，前半節「這圈裡」的「圈」用的是*aulē*（指有圍牆的羊圈），而後半節的「群」用的是*poimnē*（指有機聚合的羊群）。因此耶穌的意思不是要把外邦人拉進猶太人原有的文化圍牆裡，而是要打破所有舊的圍牆，跨越猶太與外邦的界線，用祂自己的聲音將所有人凝聚成一個全新的生命共同體——合成一群。



散聚宣教中的尋找與牧養

今天，我們身處一個流散的世界。儘管很多地方近年都出現反移民、反難民的浪潮，全球移民和難民的人數以及佔全球人口的比例仍然持續增高。上帝通過全球人口流動浪潮，把來自世界各地、不同宗教信仰背景的人（包括「未得之民」地區），帶到了各地教會的門口。

作為良牧的上帝主動四處尋找迷羊的經文提醒我們：人類的遷徙背後，往往是上帝神聖尋找的開始。我們今天參與散聚宣教，無論是服事來到馬來西亞沙巴的「無國籍」菲律賓難民，或向那些到肯亞工作的中國白領、至德國留學的日本留學生傳福音，抑或是在台灣幫助印尼移工、還是於英國做泰國海歸者的培訓，都是為了配合好牧人的尋找，把屬祂的「另外的羊」帶回到好牧人的羊群中。

正如散聚宣教學者山姆・喬治（Sam George）所言，上帝使散居族群分散，是為了祂在世界中的使命，「要叫他們尋求神」（徒17:27），即我們是在參與那位通過全球人口流動推進祂國度的宏大計劃之神的作為。散居宣教學者溫以諾（Enoch Wan）說：「移民處境是福音的黃金時刻。散居群體是福音禾場。大使命不只是跨洋，也是跨街道。許多移民、國際學生、外籍勞工、難民已在我們城市中，福音使命就在日常生活中發生。」按照溫教授提出的散聚宣教分類，散聚宣教應該包括面向（to）散居族群、通過（through）散居族群、跟散居族群教會一起（with）以及超越（beyond）散居族群實踐大使命。

華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散居族群，目前有超過六千萬的華裔和華人散居在中國以外的兩百個國家，華人教會也因此遍布全球。耶穌「另外有羊……領他們來……合成一群，歸一個牧人」的經文提醒我們，上帝對於今日各地教會的心意，不是為了讓我們建立一個個自我封閉的社區孤島，而是一個個宣教站，讓我們在這個人口流動的時代、在所處的本地參與大使命。我們參與散聚宣教，也是為了讓我們周遭的散居族群能夠因為我們的存在，聽到好牧人的聲音，最終「合成一群，歸一個牧人」。

當教會裡有不同背景、不同族裔的散居者，奉耶穌的名一起打破羊圈的圍牆、彼此相愛、同心敬拜時，這個世界就會看到一個神蹟：人類的巴別塔讓人類分散，但基督的十字架讓散居之人歸回終極的大牧人——因為上帝從亙古到永遠的心意本是如此。





第三版《海歸手冊》是第一個以中英雙語對照形式出版的版本。本書旨在提供一本實用的工作手冊，既供海歸基督徒使用，也供服事海歸群體的同工參考。通過使用本手冊，任何人都可以陪伴即將回國的基督徒朋友，與他們共同面對未來的挑戰與機遇。本手冊涵蓋了海歸將面臨的主要問題，包括：反向文化衝擊、家庭問題、職場挑戰以及教會生活。每一章的末尾都設有討論與反思題，旨在幫助海歸消化所學內容，並評估如何利用還在海外的最後一段時間做好最佳準備。

書中不僅包含了已經海歸的基督徒的充滿鼓勵與挑戰的真實見證，還引用了聖經中如摩西、路得等「海歸」的典範。我們的目標是幫助回國的基督徒做好預備與裝備，鼓勵他們帶著上帝的呼召將福音傳回本地本族。我們渴望看到海歸基督徒在信仰上持續成長，融入當地教會與團契，投身事工，並積極參與宣教。

GET IT NOW:

ePub 电子书
https://www.thrivingturtles.org/product/returnee-handbook-2023/

https://wdbook.com/dp/8972492188769

Hard copy (USA Only) 纸质版（仅限美国）
https://reframeministries.org/books/returnee-handbook